

【席绢最新力作】

男帝

席绢

一个现代女性，穿越到一个奇异的国度，
在这个国家，女人至高无上，而男人没有地位，
男帝给了她爱，也改变了她女权的思维，更让她面临抉择……
回到现代？还是，留在远古？

【席绢最新力作】

席绢

力市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男帝 / 席绢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4

ISBN 978-7-5399-3142-5

I. 男... II. 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3912 号

书 名 男帝

著 者 席 绢

责任编辑 赵 阳

责任校对 闻 艺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50 千

印 张 7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142-5

定 价 12.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阡陌絮语（代总序）

阡 陌

我是席绢作品在大陆的第一读者。

我敢这样说，那是因为职业使然。一九九四年我到浙江雁荡山开会，手头带了台湾万盛出版有限公司王达明先生寄给我的一套他们旗下不同作家的书，其中有席绢的处女作《交错时光的爱恋》。我一口气看完，觉得这部作品构思独特，文笔幽默，现代人物带着梦幻的期待，穿越时空成为古人的新娘，从而演绎出了一段奇恋。虽然带有离奇玄幻色彩，却不荒诞，是传统情爱小说的一种创新，于是做出了引进席绢作品的决定。为了与之匹配，又选定于晴、林晓筠、沈亚三位作家的作品。这便是江苏文艺出版社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推出的台湾“四小名旦”纯情作品系列。从那开始，阡陌年年都有席绢新作介绍给大家，连续十五年共推出了六十三部席绢作品（席绢最新的五本书的版权正在洽谈中）。



可以这样说,没有一个女作家像席绢这样悄然登上文坛,在不事炒作、几乎没有宣传的情况下,靠着作品本身的吸引力,却红遍大陆、港台和新、马,许多人还误以为“席绢”是一个书商炮制的写作团队,连媒体也曾对此怀疑,提出过许多质疑。事实证明,席绢是惟一个真正靠自己的作品在大陆率先畅销,然后红遍港台,席卷东南亚,在十几亿华人世界拥有无数读者的女作家。

回眸当今文坛,没有一个女作家像席绢这样,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内,每年都有精彩的新作问世,写作生命长盛不衰。

初读席绢的人,无论是买来的、借来的书,还是偶然看到封面,或是道听途说后觅来鉴赏的,他们都有这样的经验,一接触到席绢的作品就情不自禁地被其吸引,欲罢不能,以至许多人后来都成了绢迷。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席绢小说,题材丰富多彩,从都市童话,到校园生活;从亚武侠故事,到古代闺趣;从三姑六婆,到玄幻神话,涉猎相当广泛。不仅故事曲折动人,而且爱情描写细腻,每一个故事都带给人新的生活层面,新的惊喜,新的特色。正是这些特点,令人废寝忘食,难以释卷。席绢是一个不愿重复自我的作家,她总是不断地颠覆自己,创造新的故事,开发新的领域,尝试新的表现形式,使读者有常读常新的感觉。

二、席绢作品的每个人物都富有自己的个性:她用智慧



的语言写智慧的人物，不仅有职场上冷静智慧的女主角，还有温柔婉约、纯静娴淑的女主妇。有的成熟独立、处事有道、魅光四溢，有的精明过人、刁钻可爱、调皮搞怪，体现了性格的复杂性和丰富的人性。席绢笔下的女主角，性格很少雷同，但不管性格如何机变，个个都能成功俘获男主角的心，那是因为席绢赋予她们一个共同的特质：美丽善良。善良者的人格是最美丽的，所以席绢受到大家的喜爱。席绢笔下的人物角色丰富，但个性各异。男主角除了个个具有丰神俊朗的外表外，每个人还都有各自独特的性格魅力，对年轻女性都有一定吸引力，因此喜爱席绢作品的人越来越多。经过十五年的耕耘，席绢在自己的小说长廊里塑造出各式各样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他们构成了席绢言情小说中最具吸引力的绢系人物群像。

十五年过去了，当年初读席绢的小妹妹已经成长成妈妈级的人物，席绢的作品伴着一代又一代青春少女，走完求学路程，度过美好的青春岁月，走上工作岗位。席绢以她乐观开朗、勇敢自信、认真生活、渴望阳光、追求唯美的生活态度，为无数读者带来欢笑、希望和梦想。席绢就是这样用她的笔创造出一部部文学作品（我为之定名为冰激淋文学），塑造了一个个令人难忘的文学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为许多处于青春叛逆期的美少女领航，以她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为少男少女们引领了一段不凡的人生旅程。她歌，她笑，却惟独没有哭；她追求真善美，摒弃假恶丑；她远离阴谋、杀戮，奉献给年轻少男少女的永远是健康和阳光。也正





因此，席绢赢得了无数少男少女的真心喜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年轻读者，成为他们的偶像。

席绢的第一代读者，已经走过了阡陌所说的历程，新一代的年轻读者正在走来。作为大陆席绢小说的惟一合法出版者，江苏文艺出版社为新一代读者选择健康向上的言情小说的时候，首选重版席绢全部作品，并努力出版席绢今后所有的新作。这次重版的最大特点是将席绢所有作品分类出版，更利于读者阅读、欣赏、收藏。

最后我要对年轻的朋友们说的还有一句话：“放心地读吧！十五年来尽管常有人对爱情小说说三道四，可是没有一例，是因为读了席绢的作品走上犯罪道路的。”

在我结束本文时，想起了一位网友的来信，她的网名叫：房家☆小孩，她把席绢作品编进了接龙之中，我在这里引述如下（阡陌在此谢谢“房家☆小孩”），也许可以为席绢新书友作为书目参考：

犹《记得当时年纪小》，你我《两小无嫌猜》。在《逢魔时刻》，初次遇见你，我暗想：《这个男人有点酷》。你则说这位《妹妹》是《怪丫头》。

在《凉夏校园纪事》中有一页是：我《迷路》了，只为贪看《囚蝶》，只为《倾星》，只为那《墨莲》的风光；遇见你《纯属意外》。那天的你《小鬼亮晶晶》，就像《火焰解语花》，轻言细语安抚了我被《旭日焚身》的灼热感和烦躁。那一瞬间的《心动没有道理》，只求《珠玉在侧》，《只求安心》。《我的





蓝》，就这样手牵手，《浪漫一生又何妨》？

《吻上你的心》，《轻掬你心》，只想《今生住定》在你心窝，《今生只为你》，《追寻今生的最爱》，只想《使你为我迷醉》，向全世界细数《爱你的十个理由》，向全世界细说《长辫子精灵的情事》！

然而你却《独自去偷欢》，对我说你已《心有所属》，说《最好别爱我》！只当我们《未曾相识》！心碎了，难道爱你注定是《水恋月》，只是一场《小恶魔的人间实习》？《爱我不必太痴心》，我要求的也不多。既已《红袖招》，能不能《请你将就一下》，《君须怜我》！

就爱耍心机，使尽浑身解数《歪点擒郎》，《我就是赖你，怎样》？你是我《罂粟的情人》，既已爱错又《何妨错到底》呢？《城堡里没有公主》，只有《富家女》，仍然希望《不请郎自来》。

朋友早已告诫《别让相思染上身》，不过是一场《交错时光的爱恋》，你我早被《戏点鸳鸯》。我苦笑：《相思已是不曾闲》。

再次见面，我这个你口中的《雪儿姑娘》成了别人的《当家主母》，早已被《嫁祸》，早已《潇洒出阁》、《巧妇伴拙夫》多年。回想我们曾经有过的《极恶梅关系》，我学会了《喜言是非》。看着你走向妻女，我微笑，《这次来真的》，从此《相思与君绝》。

一个轻轻的《点绛唇》落下，笑迎眼前的《男帝》——《亲爱的，你被我设计了》。我这被《抢来的新娘》，却幸运地《上





错花轿嫁对郎》。

《皇上说的是》，《报恩那么难》，我只能用一生的爱来回
报，就算再次受伤，就算仍是《花龙戏凤》，我还是想再闯一
次《女作家的爱情冒险》。（作者べ房家☆小孩こ）

2008 年 4 月于南京





楔子——鬼屋、花寻、就是那道光！

这幢房子很奇怪。

它老旧得如此摇摇欲坠，却又位于繁华的市中心，勇敢地杵在一片崭新大楼群中，造成视觉上的严重突兀感——许多人都奇怪，这幢房子既是荒废，又位于黄金地段，为何能逃过财团的强力收购？

它的建筑造型奇特，说不上是日式风格，还是闽式风格，甚至有点像是水上人家惯常建筑的高脚屋模样，若从高空鸟瞰，又依稀是一艘船的造型，然而不管怎么说，它的屋龄绝对超过百年——大家都很奇怪，以台湾超过百年的建筑就叫古迹的情况来说，为什么它竟没有被当局列为受保护的古迹？

一间像是被屋主弃置的老旧宅子，空了数十年，占地不下百坪，位于精华区，却不见财团收购，也不见当局保护，连流浪汉都对这个上佳的栖身地视而不见，甚至没遭过小偷，情况会不会太诡异了点？

就因为很奇怪，怪得无法解释，所以就理所当然地流传起



一种说法——这屋子闹鬼！

对！就是闹鬼！谁敢动它的脑筋，它就跟谁过不去！

所有人都认为这是非常合理的推测，所以屋主才会直接弃置；财团不敢收购；当局任它自生自灭；流浪汉毫无兴趣在此筑窠；小偷对这房子里可能有的古玩一点好奇心也没有——就是因为闹鬼！

这间空置几十年的宅子，除非不得已，不然没有人愿意靠近，就怕沾染上什么阴气邪气的，不过，季如绘却是一个例外。

她不仅靠近，而且还进屋子里去了。而通常，她进屋子里去的时间是傍晚，在天色将暗未暗、天地间一片介于黑白之间的暧昧时刻。

并不是刻意挑这个时间来，不过当她第一次见到“他”时，就是在傍晚时分，于是，到了后来，只要她来，就一定是这个时间。

“他”是一个非常优雅的男子，古典而淡定，仿佛是清末民初那个年代走出来的书生，浑身是道不尽的儒雅，纤细、文弱，彻底地与现代格格不入。

季如绘从来就看不起缺少男子气概的男人，不过奇异的，她却不讨厌“他”。

“他”，叫花寻。是个男人，但以他目前的状态来说，肯定不能被称为男“人”，因为他不是人。

更精确一点地说，花寻不是人，是鬼。

这是个很奇特的经验，季如绘非常讶异自己毫无抗拒就接受了这样的事实，甚至从来没感到害怕过。

或许是因为她天生比别人胆大，也或许花寻太美形、太温



雅,让人怎么看也兴不起一点戒心。总之,从三年前见过花寻后,只要她回家探望母亲,都会来到这里。有时运气好,她会见到他,虽然大多数时候都是见不到较多;也许就算是鬼,也有休息放假的时候吧,天晓得。

花寻曾经委婉地对她说:“这个地方,你还是别再来了吧。”

对于花寻这个男鬼,她心中有诸多疑问,却没有太好奇到想要问出个答案来。有些事情,身为局外人是沒有好奇的权利的,就算心中好奇,也不能认为别人该满足她的好奇心。季如绘一直保持这样待人处世的分寸,也许正好投了花寻的脾性,所以两人若是碰着面,都相处得十分愉快。

三年多来,她隐隐约约觉得他之所以留在这里没有离开,似乎是在等待着什么,或许是事件,或许是人。

不过不管是什么,总之花寻等的人不是她、或与她有关的事物。在第一次意外见面时,花寻脸上错愕的表情就足以说明了一切。

原来,鬼真的不是万能的。他可能在等人,也许更认为他所等的有缘人,肯定就是唯一可以看到他的那一个,而他也知道会见到什么样的人,当然,那人绝对不是季如绘。但是季如绘却看见他了,硬是成了个无法解释的例外!

别说他百思不解个中缘由,就连她也是充满疑问。当她知道别人真的见不到花寻,而她也从没见过花寻以外的鬼之后,就觉得一切怪得不可思议。

原本她还以为自己不小心长出了所谓的阴阳眼,为了印证,三年前甚至还跟着学校的通灵社团跑到著名的“民雄鬼



屋”去亲身体验所谓的灵异第六感……结果让她很失望，就算其他人吓得鬼哭神号、指天咒地说自己“有感应”什么的，她就是没感觉，甚至连害怕的感觉也没有。

花寻留在这间屋子是有任务的，而她不是他的任务，就这么简单。所以花寻希望她不要再走进来，怕会带给她不好的影响，也怕自己太沉溺在友情里，养出了依赖，再也无法忍受住往后不知多少年，注定要过的孤寂日子。

为此，季如绘在大学毕业後，决定离开台北到高雄工作。心中也打算就此不再踏进这里。如果她的闯入让花寻感到困扰，那么身为朋友的人，就该帮忙解决这个担忧。大学毕业后，她与花寻告别，南下高雄。她以为她再也不会进入这间屋子，至少十年二十年之内不会。

意外！纯粹是个意外！真的真的只是意外！

这个意外，由许多并不特别的事件凑成——

首先，她拎着为母亲买的大包小包补品名产，回家探望母亲，却没算对时间，硬是与父亲碰上了面，一阵电光石火的眼力交战之后，败阵下来的人当然不会是一家之主，所以她连家门都还没碰到，就拿着满手的物品转身走人。

这是个不幸的开始。当她边走边想着可以联络哪位同学或朋友收留她两晚时，不经意地抬头，就见到这间房子，自然就会想到已经快两年没见到的花寻。不知道他还在不在？

才这么想着时，就看到有个年轻的女子走进了那幢宅子——而且是从围墙那扇生锈的铁门走进去的！

那人是屋主吗？

一定是屋主！不然怎么能够打开那道锁着的铁门？季如



绘以前可是从后面某段已经倾圮的围墙爬进去的。

那人，难道就是花寻一直在等待着的任务？！

季如绘不由自主地跟了上去，满心只想知道花寻等的人到底是谁？那个任务到底是什么？居然可以让花寻在这里等了近三十年？！

当季如绘冲进铁门时，看到那人正拿着把大钥匙跟正门那只发锈风化的锁头对抗，似乎努力了好久，才将厅门打开。

“咦？那人……是？”季如绘悄声走近，愈看愈觉得那个背影好眼熟，由于想得太专注，所以脚步有些迟疑。

似乎快要想起，却总差了那么一步，就是想不起来！但季如绘肯定自己应该认识这个女人，虽然只是看到背影，但就是知道。是谁呢？

“啊！”突然脑中一闪，眉头微微皱起，顿住步伐，轻道：“不会吧？是她——花灵？怎么会……”

好吧，现在不是自欺欺人的时候，那人确实是那个花灵！不管她愿不愿意相信，眼下重要的是快些进去！她想知道花灵能不能看得到花寻……咦？花？花寻与花灵……两人之间是什么关系？莫非花灵其实是花寻的后代？！

有种奇特的预感呼之欲出，让她迫不及待往那扇已经打开的大门奔去，在踏进去的瞬间，她开口叫道：

“花灵——啊！”她的声音被一道强光给打散，失声叫了出来。

“——如绘！”那是花寻惊慌失措的声音。

花寻的声音是她失去意识前最后的记忆，在不知名强光笼罩下，她觉得整个人彻底失重，不断不断地往下掉去。

没有底渊，就是，一直的坠落。





第一章 不可思议的世界

“你是谁？”虚弱的声音，因喉咙太过干渴而嘶哑。

“欸？你终于醒了？能说话了！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一团灰色模糊的影子在她眼前晃动。只见得一张宽阔的嘴在她眼前一张一合，径自说道：“好了，你烧也退了，应该没事了。我还真怕你就这样死掉了，咱如今进了宫里来，也算是能过好日子了，要是你福没享到就死了，也太可怜啦！”

“我不认识你……”季如绘努力想睁大眼，却无法看清眼前的人，不知道是这地方的光线太暗，还是自己视力出问题，总之，她觉得热，好热，脑袋晕乎成一片。见那人伸手要探她的额，随着一股难闻的体臭袭来，她只能本能地喊出：“别碰我！”

那喊声，小得连自己也听不到，然后，她再度陷入昏迷……

“哎，别昏哪，怎么又昏了？快起来啊！哎呀，又高烧了，这可怎么办才好？管事说如果你再不好起来的话，就要把你





丢到后山的山坑……你得醒来，快醒来啊！”

醒来！醒来！

陌生的声音一直干扰她，而她虚软无力的身体也为此饱受无情的折腾。

这是梦吧？一个好烦人的梦！而且好臭！

季如绘在梦中皱皱眉头，决定她要醒来！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会做这样离谱的梦，但这不重要，反正——

只是一个梦而已。

去他的梦！

有哪个梦会一做五个月没法醒，而且还不知道何年何月会“醒”的吗？

季如绘很火大，非常火大。

臭，好臭，臭气熏天！

饿，好饿，饿得抓狂！

这到底是什么跟什么？她怎么会任由自己沦落到这个地步？瞧瞧她现在在干吗？她每天都在干吗？！

努力地隐藏，源源不绝的恐惧，永远都灰心丧志，每天闭上眼都祈求老天让她醒来，根本是完完全全地不敢面对现实——可恶！不就是莫名其妙到了这个难以理解的地方吗！就算这里的女权低下、女性地位卑弱得教人难以置信，有必要放弃得这样快、成天自欺欺人吗？亏她还自诩是独立自主的女人，心志性情绝对不比男人差，怎么眼下遭难了，唯一想到的却是自我催眠、告诉自己这是梦？明明就不是梦！虽然遭



遇到了难以置信的事，但用“梦”来解释一切就太可笑了。

就因为她是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却被丢到了一个女权极端低下的不知名时空，所以就害怕得再也振作不起来了么？

对！她就是难以理解地被丢到了一个女权极端低下的时空中，那也还是该面对现实啊。

绝望，竟会让她轻易崩溃得这样难看，不可思议！这让她对自己很火大，人可以无能，但不该失去尊严，不该轻易放弃。与其每天花一大堆时间对各路神佛乞求，还不如自己振作起来，为自己找到一个出路！这才是她季如绘此刻应该做的事！如果静心等待有用的话，那她用了五个月去等待，只证明了这只是在自我安慰，没实质用处。而她所处的环境，让她就算来到这里这么久了，仍然对这个时空所知有限！

只知道，这是个女性彻底被奴役的地方。

她是个女权主义者，这一生都在为争取两性平权而努力学习，即使为此与父亲决裂、被男人视为洪水猛兽，甚至被传统女性指指点点，被指责制造两性对立、社会不安等等，她始终没有动摇自己的意志，向来以自己冷静强悍自豪。

她以为自己很坚强，以为自己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力，有足够的强悍去面对这个世界所有的强横野蛮、去对抗男性社会里对女性的压迫不公；她有能力面对一切，并为女权争取到更多的公平，在社会上被平等对待！

原来，她一直都在高估自己。她没有自己以为的那么坚强，当变动突如其来，她根本不堪一击！

所谓的为女权而努力，难道是建立在男人忍让的前提下才能有所发挥吗？这样算什么？这几个月来，季如绘对自己